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二十三回 匡胤嘗桃降舅母 杜公抹穀逢外甥

詩曰：遠遊留滯寺禪間，言別依依古道遼。
方物果堪觀朵頤，奇饈亦可進盤餐。
巖巖氣象高千古，烈烈肝腸耀萬年。
任是黨姻尊長者，鋒芒到處不相謙。

話說柴榮在帥府內堂，與同姑丈姑娘至親三口，開懷暢飲。酒席之間，郭威將平日想望之心，盡情剖露，刻欲成建立業，定霸興王，正打著柴榮心事，當時聽了郭威這番言語，不覺暗自思付道：「我姑爹既有弔伐之心，何不乘機攬掇，建立根基，以成大事？況姑爹年已高大，膝下無嗣，日後大位，終屬於我。我當以言探之，便見分曉。」想定主意，開言問道：「姑爹既有貴相，具此異物，小姪不揣褻尊，思欲一觀，不知可否？」此時郭威已帶三分酒興，聽了此言，不禁掀髯大笑道：「賢姪既要相觀，待俺脫去袍服，與你一瞧，有何不可？若得雀兒果能牽人穀稔，便是我稱王道寡之時，定當封你為守關太子，以續鴻基。」柴榮聽言，滿心暗喜，即忙離席謝恩。郭威大喜，遂命小廝撤去筵席，叫過兩個丫鬟，寬去袍服，除下裏衣，將兩邊膀臂露出。柴榮上前定睛一看，果然生就的奇形，天然妙相，祇見左右玉瘤，相離五寸有餘，似兩峰對峙，等待相連的一般。因思：「我姑丈是個愛奉承的，方纔我謝得一聲，他就歡喜個不了，如今我索性贊揚一回，看他怎地？」於是一隻手按住了左膀的雀兒，一隻手按住了右膀的穀稔，兩邊一齊擠動起來，不知不覺，把個雀兒款款的擠到穀稔裏了。柴榮高聲叫道：「姑丈大人，今日雀兒到了穀稔裏了。」

看官，那柴榮本是金口玉言，況又福至心靈，便有符驗。這句話不打緊，早驚動了虛空過往神祇，大顯神通，望膀上吹了一口氣，把這雀兒挪在穀稔裏，緊緊相連，分離不得。這也是天數當然，該應郭威興發之時，故而相湊。當時郭威聽了此言，知是哄他，叫聲：「賢姪，你用手擠在一處，自然相連，你若放手之時，難道牽著不成？」柴榮把手撒開，誰知這雀兒竟在穀稔裏邊動也不動，宛是造物生成，移挪不出。柴榮看了，反而痴呆半晌，暗想：「方纔相離有五寸餘遠，怎麼如今當真的相連一處？」也便發急起來，叫道：「姑母，請將過來一看，這雀兒果然連在一起，非是小姪虛言撒謊。」柴氏夫人聽說，走到跟前，仔細一看，果見相連，分毫不爽，叫道：「老爺，姪兒的言語當真是實，如果不信，可取著衣鏡過來照看，便見端的。」郭威遂命兩個丫鬟抬過那座著衣鏡來，擺在中間。自己執了一面雪亮的菱花手鏡，對著了背後的著衣鏡，前後照了，看得分明，果然兩物牽連，一些不錯。不覺的手舞足蹈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今日方遂吾願，此乃賢姪之福，為我庇佑也。」說罷，遂命丫鬟抬過了著衣鏡，重擺宴賞，再敘衷談，各各歡欣，直至更深而罷。彼此安宿一宵。正是：

從前無限憂慮事，今日翻成歡喜心。

次日，郭威升堂，受了手下將弁參見，就封柴榮為帳下參軍，運籌帷幄。因謂之道：「本帥謹奉王命，職守此關，每患兵微將寡，難擋要衝。今日特命賢姪此職，可往各門建立旗號，招兵買馬，以備操選。此係為國大事，吾姪幸勿有誤。」看官，此是郭威當眾而言，不好直抒心事，故而假公濟私，以掩眾口。他便暗中培養，待時而行。當下柴榮領命拜謝，挂了參軍印，出了帥府，就往四門各立旗號，招軍買馬，挑選英雄。果然四方英俊，如雲集而來，備載軍籍，等候操演。有詩為證：

銜命初將幕府開，壯夫勇士望風來。

當時祇道忠王事，捍蔽誰知放伐懷。

不說柴榮招軍買馬，暗圖大事。且說趙匡胤在興龍寺中住了一月有餘，這日便欲辭別西行。長老苦留不住，祇得備酒餞行。賓主飲畢，匡胤扣備鞍馬，捎上盔甲、行李、包裹、軍器等項，周身打點，神煞棒繫在腰中，出了山門，將身上馬。長老帶了眾僧，一齊相送，直至山谷路口，各各珍重而別。

此時正當初冬時候，天氣將寒。一路上策馬加鞭，馳驅道左。正在心煩意亂，驀地抬頭，忽見路旁有座花園，那園內更無別樣樹木，祇有數十株桃樹，稀疏布種，株株樹上挂著十數個碗口大小的鮮桃，生得紅白相勻，滋潤可愛。心下甚是希罕，想道：「此時已是冬季，怎的這樹上還有鮮桃？不知他用甚法兒留養至今，還是風土所產，有此種類？」心下正然羨慕，口中流涎起來，不知不覺，順著馬兒進了花園。到那桃樹之下，棄鎧拴馬，不管他有人沒人，將手一探，摘下一顆紅桃，咬上一口，又香又甜，水漿滿口，美好異常。原來這桃名為雪桃，三月開花結實，培養至冬而食。遇了雪花飄灑，分外嬌艷，真個觀之有餘，食之可口，種類奇異，聞於天下。直至後來金人生亂，人寇到陝西地界，戕害人民，蹂躪土地，破城之後，玉石俱焚，因而此桃遂絕，亦甚惜哉！

當時匡胤把這雪桃緩緩的吃了下肚，覺得心爽神通，遍體暢快。一之未甚，思欲再焉，遂又摘下一個，把來吃了，心甚歡暢。因又想道：「園內雖然無人，再無白吃之理，況他勞心勞力，經多日月。博得成功，我若不給他錢，於心何安，諒這桃子該值十文錢一個，也須與他。」遂向腰間取了二十文錢鈔，用一根草兒穿了，把來挂在樹上。又思想道：「我索性再摘兩個，帶在前途解悶消遣，有何不妙？」復又留下二十文錢，伸手去摘桃子。纔得取下，祇見門裏邊走出一個看桃的丫鬟，見了有人偷桃，不敢聲張，側身望內就走，報與家主知道。

那家主也是個女中豪傑，門內英雄，年紀有三十以外，生來力大無窮，性如烈火，憑你赴湯蹈火，也都不怕。祇是相貌醜陋，粗蠢不堪，因此眾人稱他一個雅號，叫做母夜叉。當時正在房中閑坐。祇見丫鬟進來報道：「園內有賊偷桃。」登時發怒，即忙提了兩根生鐵棒錘，飛跑的奔至園中，正見匡胤把雪桃揣在懷中。母夜叉大喝一聲道：「那裏來的賊囚，敢在這裏大膽偷桃？與我快些拿住！」那後面就有跟隨的十數個丫鬟，便立定了腳，一齊發喊，卻不敢上前。匡胤正要上馬出門，忽聽有人喊喝之聲，遂回頭仔細一看，見那當前有個凶狠的婦人，生來覺得異樣。但見：

兩鬢蓬鬆，髮梳三縷，雙眉帚簇，目射重光。黑煨煨面肉橫生，香粉搽勻，好似烏雲罩雪，紅閃閃口寬頤闊，黃牙遍滿，有如血洞栽金。玄色衫捲袖施威，毫無窳突，綠綾裙迎風招展，純是凶頑。排開七寸金蓮，執定兩般兵器。

匡胤看了，滿面賠笑，口稱：「大嫂休便出言，俺非白吃你的，何必動怒？」母夜叉喝道：「你這紅臉賊囚！這裏無人在此，你便大膽偷桃，怎麼還說不曾白吃？」匡胤道：「大嫂休要錯怪於我，俺乃遠方過客，在此經由，因見寶園中的鮮桃結得可愛，心實羨慕，不顧無人，粗心造次，一時闖進園來，吃了幾個，於理原屬不該，因思再無白吃之理，已將錢鈔給還，現今挂在樹上，請白觀看，便知真實。若是嫌少，我當加倍奉還，何用這般動氣。」

母夜叉聽了，粗眉直豎，怪眼圓睜，喝道：「賊囚！你說這些混話，還在夢裏哩。你道這是民間園圃，敢自這等大膽，這是進上的雪桃，土產方物，誰敢妄動！若有人左手摘桃，便剝左手，右手摘桃，便剝右手，若吃一個，就要敲牙擊齒。莫說有錢給還，憑你千百貫金錢，總也不算。」口裏說著，身便趕上前去，照頂門便是一錘。匡胤側身躲過。那母夜叉又是一錘。匡胤又復躲過，叫聲：「大嫂，古語道不知不罪，又道既往不咎。俺雖一時不是，已經自認其過，你便這等認真，卻要怎的？」那母夜叉大惱道：「你私偷禁物，已得大罪，還敢多言，累著老娘受氣！」掄動了鐵錘，沒頭亂打。匡胤亦是大怒，乘著一錘打來，將身一閃，趁勢把腳一掃，早將母夜叉翻倒在地。匡胤一腳踏住，伸手攀了一根桃條，連頭帶臉，亂抽亂打，祇打得母夜叉喊叫如雷，吼聲不止。匡胤喝道：「潑婆娘，你還敢欺客麼？」母夜叉道：「你這紅臉賊囚！偷了桃子，反是行凶，今日就打死老娘，斷然不輸口氣。」匡胤聽了，更加大怒，提起了桃條，又是一頓狠抽毒打。母夜叉便熬當不起，祇得哀告道：「紅臉好漢，饒了我罷，任你摘桃去吃。」匡胤呵呵大笑道：「你這潑婦，既是告饒，俺便放你。後次再若欺生，定當打死。」說罷，喝聲：「回去！」母夜叉爬將起來，披頭散髮，眼腫鼻歪，倒拖著鞋兒，手捏裙褲，兩個丫鬟攙了便走。回至裏邊，拍案打凳，號啕大哭了一回。這正是：

煩惱不尋人，自去尋煩惱。

且說匡胤放起了母夜叉，將懷中的兩個雪桃藏好，上馬出了園門，望前行走。約過二里之程，又見路旁有一座界牌，上面寫著千家店三個大字。匹馬進了界牌，行到招商酒店門前，即時下馬進店，把馬與包袱交與了店小二，自己提刀，揀了一間潔淨房頭。那店小二把馬牽去喂料，將這行李包裹送進房來。須臾擺上酒飯，匡胤用畢。適值店主進來敘談，匡胤遂問店主尊姓。店主道：「小老姓王，單生一子。這店業是祖遺的，靠著神天，倒也興旺。」正說之間，祇見小二慌忙進來叫道：「當家的，明日乃是十月十五日，正該太歲下山。方纔嘍囉傳說，叫我們把穀子量下三十石，預備上納。大王明日到來，務要正身抹穀，不許雇人頂替，若不遵令，聲音罪責。當家的可作速主意。」那店主聽罷，祇急得搓手躑躅，啞呀嗟嘆。匡胤見了，不知就裏，即便問道：「老店東，方纔小二說的這話，在下實不明白，不知那裏的太歲，何處的大王？要這三十石穀子做甚使用？如何叫做正身抹穀？怎麼不許頂替代名？望老店主說與我知。」店主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。這裏二十餘里，有一座山，名叫太行山。山上有二位大王，一個叫做威山大王，一個叫做巡山太保，哨下五千人馬，極是虎踞一方。新近又來了一位，叫做抹穀大王，坐了第三把交椅。」匡胤道：「這個名兒，他倒稱得希罕。」

店主道：「說起來真是希罕，此人生來好吃狗肉，整治得五味調和，薰香可口。自從他上山入伙，便定下了這個號令，每逢初一十五兩期，煮就了狗肉，叫那嘍囉抬到村莊鎮店，輪流抹穀。分上中下三等，挨門逐戶，都叫出來，就把這五味薰香的狗肉，在那口上揩抹聞香，可憐沒有到嘴下喉，反要獻納穀米。上戶的抹一抹，要納穀三十石，中戶的抹一抹，要納穀二十石，下戶的抹一抹，要納穀十石。送到山寨，養贍這些人馬，所以叫做抹穀大王。這是他新來創立的規矩，誰敢與他違拗？明日是十五之期，輪著我們千家店來了，故此預先分付。小老因而憂慮，難以應名，如何是好？」匡胤聽罷，大笑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緣故。老店主且免躊躇，他若明日抹到這裏，待在下出去，替你頂名抹抹，也使我見見那位大王，識識這規矩。」店主連忙搖手道：「這使不得！大王的號令，言出如山，好不嚴禁，怎敢頂名，致生事變。」匡胤道：「不妨，他的號令，不過虛張聲勢，焉能逐家的辨別真假，識認是非？老店主不必憂疑，在下決不誤事。」那店家見匡胤決意要去，料難阻擋，祇得說道：「既客官要去，必須小心在意，方無他患。但你我亦須認個親戚，纔好頂名。」匡胤思想道：「也罷，祇說我是你的舅舅便了。」店主道：「不妙，不妙，小老偌大年紀，怎得有這個後生舅舅？若使大王識破，卻不要動干戈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當家的，原來你是個執滯不通的，這位客店既肯替你頂名，那裏在於老幼？明日見了大王，祇說這位舅舅是外婆老來生的，卻不是好？」三人一齊大笑。正是：

暗將機阱分排定，等待豺狼逐群來。

當下三人說笑了一回，不覺已是黃昏時候，那店主與小二各各告辭出去。匡胤鋪開行李，安宿一齊。

次日起來，早飯已畢，店主進來再三叮囑，無非要他小心謹慎，不得生事之意。正在言語，祇聽得外面轟轟涌涌，動地驚天，連聲高叫道：「大王爺到了，店主出來抹穀。」那店小二飛跑進來，陪了匡胤走出門來。祇見那大王騎在馬上，眾嘍囉兩旁簇擁，馬前嘍囉捧著朱紅食盒，都是狐假虎威，唬唬小民。匡胤舉目細看那大王，果是好條大漢，結束威嚴。怎見得：

頭戴素緞扎巾，身著紫羅箭服，腰繫鸞帶，足踏烏靴。濃眉目朗如星，高鼻面圓似月，長髯飄拂，身體高強。錯疑天將降凡塵，卻是山王離峭寨。

匡胤見了，心雖喝采，貌若不知。眾嘍囉高聲叫道：「那個紅臉大漢，還不過來跪著，連大王爺也不認得了麼？」匡胤並不答應。又有幾個說道：「這定是個青盲眼聾耳朵的，不要理他，且叫老王出來便了。」遂一齊高叫道：「王店官，大王到了，快些出來抹穀。」那大王聽見此話，一馬當先，見了匡胤，便問嘍囉道：「這就是開店的老王麼？」嘍囉答道：「這個不是，想是替老王頂名的。」大王聞言大怒，喝聲：「胡說！我昨日已經分付過的，祇要正身，不許替代，為何不遵吾令？快叫正身出來說話。」小二連忙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們當家的老王，身子得了癱瘓，不能起來，所以叫他舅舅在此頂替抹穀，好待交糧。完了今日一限，下期再叫正身出來遵令。望大王開恩。」那大王道：「既然老王有病，快叫他的舅舅上來。」那眾嘍囉一齊叫道：「老王的舅舅，大王叫你上來抹穀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們若不要穀，我便下去，既要抹穀，快拿上來我抹。」那大王聽了，即命嘍囉把朱紅漆的食盒揭開了蓋，提出那狗肉腿子，拿到匡胤跟前，叫道：「老王的舅舅，這是法製的五香狗肉，抹一抹，消災降福，抹兩抹，祛病延年。天幸的命該造化，遇著今日受享，你可快些兒抹。」

匡胤接過手來，就是一口，做幾氣一連吃個乾淨。那嘍囉一齊亂嚷道：「阿喲！誰叫你當真吃起來？這是規矩——抹了一抹，納穀三十石，若是吃了一口，就要六十石了。你今把這腿狗肉吃盡了，不是替老王頂名，竟是替老王作家了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們這般小人，忒也量淺，我雖吃了這些，難道白吃不成？常言道：『賣飯人不怕大肚漢。』你既有心抹穀，祇揀好的拿來，我老爺吃得快活，莫說六十石，就要六千石，祇管跟我前去取便了，何必這般著急？」那大王在馬上聽了這些說話，又見匡胤身材雄壯，相貌不凡，諒是難纏，想道：「破著兩腿狗肉著他吃了，祇與老王算帳便了。」隨叫嘍囉道：「此人既說大話，祇管拿與他吃，我自與老王算帳。」嘍囉答應一聲。遂把前腿後腿並蜜罐兒，一齊遞與匡胤道：「老王的舅舅，你說要吃得快活，大王特地叫我拿來與你吃了，好去量穀。」匡胤見了大喜，拿起前腿，撕做幾塊，把來吃了，果然滋味調和，香美可口，又把後腿蜜罐兒一並吃了。心裏祇要尋他晦氣，口裏祇嚷：「不夠不夠，你等把這食盒拿過來，我還要吃個盡興。」嘍囉不知好歹，就把食盒捧到跟前。匡胤瞧了一瞧，那盒裏還有一塊後座兒，說道：「你們忒也欺心，放著好的不與我吃，看你怎樣與我算帳？」就有一個嘍囉伸手把後座兒拿將起來，指望遞與匡胤。不想匡胤正要尋他短處，故意把手一鬆，將那後座兒吊在袍服之上，登時皺眉咬牙，大喝道：「你這狗男女！為何污了我衣服？」站將起來，一掌過去，把那嘍囉打倒在地。

那大王見了大怒，喝聲：「紅臉賊！焉敢打吾手下兒郎？」即便揎拳捋袖，跳下馬來，趕至跟前，照匡胤臉上就是一拳。匡胤把頭一低，用左手架過，也就還了一拳。大王也便躲過。匡胤暗想道：「這強盜原來是個會家，少不得與他比並三合。」喝聲：「狗賊！你使手遞腳，想必也會幾著武藝。我今讓你先走三個趟頭，俺便與你見個高下。」那大王笑道：「紅臉賊！我聽你說話，倒也通明，想你也曾受過傳授。既然不敢爭先，且看老爺先走三趟。」說罷，跳在當場，先打了一個飛腳，然後丟開架勢，使動起來，真的好路拳法。有詩為證：

自幼學成五腳操，長拳短打逞英豪。

先開一路四平架，後使翻身出洞蛟。

當下大王走了三趟，拉了三個架勢，丁字腳兒立著，叫聲：「紅臉的賊！你有本事，敢與我舞較一會，看是誰輸誰勝？」匡胤聽了，走過那邊對面站住，先把兩腿彎了一彎，踢一個雙龍飛腳，離地就有八尺多高。然後拉開架式，踴躍騰挪，更覺武藝高強，比前大別。有詩為證：

太祖神拳出少林，全憑本領定乾坤。

發揚蹈厲師先哲，永奠華夷四百春。

匡胤也走了三趟，使了三個架勢，叫聲：「狗賊！憑你有基本事，祇管使來，我老爺誓必把你踏成泥土，決不甘休！」那大王大怒，先把左拳一伸，搭著了右手，斜行拗步，搶將進來，左腳一踉，就把右腳望著匡胤面門便踢。匡胤側身閃過，順勢一晃，腳面上著了一掌。那大王見輸了一掌，就把架式改過，收回飛腳，換了長腿，先使個泰山壓頂。匡胤又復閃過。大王又使個餓虎撲食，夜叉探海。這兩個架勢，都被匡胤躲過。那大王即便一拳一拳的亂打，一腳一腳的亂踢。匡胤乘他胡亂無紀，遂便使開架勢，搭上手便打。彼此正在交鋒之際，祇聽得一聲響處，兩個裏卻已倒了一個。祇因這遭相鬥，有分教——觀面未辨親疏，勢難兩立。追跡纔分黑白，情脈一支。正是：

盡道容情不舉手，果然舉手不容情。

不知勝負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